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

井研廖　平學
孫　宗澤補疏

定公　定哀爲孔子所立之世王法初立由家及國故詳內畧外內孔子而外外魯魯與夷狄諸夏同辭故詳錄小國遠夷之君內而不外魯無羅鄙諸侯伐哀者皆不鄙定初與哀末異文者時有蔽久文有差等故也

疏　定四年以後晉失諸侯齊復伯齊爭諸侯內與宋衛鄭皆從之晉吳不見從國楚一見從國吳三國無盟定世詳一滅中國四見滅會盟小國

元年　年表周敬王十一年晉定公三年齊景公二十九年宋景公八年衛靈公二十六年陳惠公二十一年蔡昭公十年鄭獻公五年曹隱公元年杞昭公九年秦哀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吳王闔廬六年

春王　春秋多微辭以其事易明不待貶絕而可見故此世不言貶譏

疏　魯世家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是爲定公

不言正月
據隱莊雖二月繫事以正月謹始
定無正也
定即位在六月正月尚爲昭公餘年故無正月也
定之無正何也
據禮踰年即位定既稱元年是已即位正月爲即位出宜如桓終于外莊有正月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不如桓公于薨年喪至正月已殯昭喪至猶稱公未正終也
疏 禮即位必于尸柩之前明有所受孝子事親未殯以前以人道未敢遽死之也既殯以鬼道明終始也昭公喪至猶稱公與始死同禮戊辰以下爲定年是未終此年故日非正終
定之始非正始也
正月非定始始于六月戊辰
疏 戊辰以前猶是昭公之年截六月以下爲年故非正始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一年二君兩失之也禮先君既殯新君踰年即位先君正終于前年十二月晦後君正始于元年正月朔昭薨踰年而喪未至定公當奔喪迎柩于喪至行始死之禮乃拘于踰年即位之禮闕訃即行即位既喪至復行始死之禮受冊于尸柩之前其是非甚微春秋正喪至始死之禮以明踰年即位之變則昭終戊辰定始于戊辰故終始皆不正也
不言即位
據稱元年是踰年即位正禮稱元年則即位在正月何以退在六月下
喪在外也
喪在外無所禀承不可言

卽位也定實卽位春秋不言者正其義以明授受之道疏禮旣殯受遺冊殯宮之前明年正朔乃臨朝正卽位改元受賀昭雖踰年而喪在外無所禀承則當以明年仍爲先君之年侯喪至殯後踰年乃卽位以此推之則先君薨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本年不能殯則亦侯再踰年乃卽位終始皆据歲除元朔爲斷終始之義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者成周也不曰成周者起其爲尊者所執月者執事得義而于尊所嫌得執故月以決之也疏言執者伯討辭

此其大夫据上言韓不信疏其當爲晉字之誤也其曰人何也据執大夫稱人貶疑幾有罪從人衆辭微之也据人貶之何爲微之据仲幾不與城功有罪得執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京師天子所治宋不治城當告天子治之以大夫執大夫同類相迸非以貴治賤之義春秋之所譏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春秋之義大夫不憂諸侯因諸侯失政不得不假托于大夫于善事則許之亦如天子失權許諸侯也然許以諸侯伯討而不許大夫伯討大夫卑也春秋以天子討諸侯以諸侯討大夫今以

大夫討大夫既非貴治賤又不得爲賢治不肖故不許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昭定同言公所謂一年二君也公爲生君稱故君于子世當稱謚即位後言昭公是也喪至言公是生禮事之一年二君名號不正所謂無正終無正始也

殯據戊辰越癸亥五日諸侯五日而殯喪至之儀如始死故踰年猶以殯言之然後即位也據宣公未葬成公踰年即位言正月是殯後即位之舊典殯後受册踰年乃即位臨朝定實聞訃即于元年正月据踰年之禮即位既喪至又循舊典受册春秋明變禮特著其受册之實事以見正月之無所承禮踰年乃即位殯則未踰年著其急也殯以後以急可言正月之急不可言其日殯然後即位者因其爲之變而議之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戊辰以前先君未終則正乃先君之正非定所有言殯而定之無正明踰年不言即位如莊僖繼弒疏一說踰年行即位之禮而定正月不言之是有故公也故公謂繼弒即所謂有恩于先君疏一說

有猶存也昭公雖薨喪未至與未薨同有先君故不言即位言即位如桓宣【疏】戊辰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所謂無恩于先君【疏】一說春秋存昭公以定正終也殯後先公已終以鬼道事無者春秋無之以始定也所以退即位于戊辰者將以終昭公始定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擧國而授之後君必尸前受册乃有授受道【疏】經書即位但以明授受而已如後世史文所云某即位是也故左傳敘事凡新君繼立皆以即位言之不据新舊久暫乃杜氏以爲行禮之名然則每君只一行禮耶何以餘年皆不書也知其誤解矣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即位以前既截戊辰以後爲定年是昭無正終戊辰以年猶是昭年故定無正始先君有正終桓弒在外喪歸本年爲桓年是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莊于踰年正月即位有正始戊辰公即位据即位在正月不日謹之也著其日以明終始之斷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乃即位之變例春秋正其終始之際其義甚微非詳察之不見其微旨公即位何以日也据書即位不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定雖正月即位既殯亦行受册

之禮春秋因其受冊名爲即位殯後即位乃有所承受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據喪至則尸柩之前即可即位不必至戊辰正君乎國公羊引沈子曰作定君乎國然則正君乎國即正棺兩楹間之變文然後即位也據宣公未葬成公言即位沈子曰公羊引沈上有子字二傳同引沈子說是二傳同先師秦以前家法大同也正棺乎兩楹之間周人殯不于兩楹之間師據孔子殯禮爲說耳疏班固說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檀弓曰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然後即位也殯後可以即位乃踰年之禮此正月即不可言戊辰即位託于殯後可以即位以踰年殯後二禮相合故以成公爲比內之大事日據君夫人薨葬大夫卒葬祭戎盟災皆日即位君之大事也據比祭盟戎災尤重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

即位所以正年言元年不必言日此則其日何也据下喪至後言即位二君意已明不必日著之
也不日意不顯何著焉問喪敗所在踰年謂喪雖新至薨已踰年即位以喪至而論則未嘗
踰年此因薨期謂之踰年而書即位疏先君殯後必踰年即位乃正禮厲也厲殺也傳曰始厲樂矣禮必踰年此
以喪至計僅六日耳以為殺不及禮故著日以明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本為減殺然減之中又有
分別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臣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共其
禮于王者相報也未殯以前之日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賓則已殯猶不出疆但內事可
與以未殯言者從本事言之況臨諸臣乎若未殯則決不能以即位書疏傳曰柩在堂孤無外事劉
子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喪不奔王者制禮緣人心為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
柩故不使奔也著日以明雖踰年猶必殯後乃即位未殯雖踰年亦不即位著日有二義周人有喪魯人
有喪謂同在已殯未葬之時周人弔魯人不弔弔謂奔喪禮臣奔君之喪周人曰固

吾臣也使人可也班固云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

也故禮檀弓曰天子災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鳴呼哀哉天王使某弔周使人弔葬歸

賵無譏詞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奔喪親者也故邾子來奔喪不譏小國事大國如諸侯事

天子之儀使大夫則不可也內臣如京師皆譏文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此謂爾有

喪則臣不奔君喪君子不奪人之親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無使人代弔之禮尙書周書終于顧

命以爲周道之盛成康未久猶存古禮至春秋則朝守禮廢魯無朝王之事故但譏使人而已【疏】天王崩魯使大夫非

禮于此見其義君至尊也君天子去父之殯謂已殯與外事而往弔猶不敢傳所

謂倍殯是也春秋之例未葬之前雖有天子之命不能倍殯而出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已殯不從

天子命未殯而臨諸臣以至重明至輕也【疏】班固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民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

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此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旣殯而郞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鄭君說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得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于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制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于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葬未成君猶繫于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揜義禮者在子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年廢尊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于道南孔子之爲司寇溝而合諸墓葬稱謚卒事也即位可以在葬前內事可與特不與外事而已　疏　事詳左氏殯以喪至如初喪葬則不待五月者喪已踰年也不言于道南諱以逐君自旌也

九月大雩

雩月據月八九雩之正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秋大雩秋者謂七月秋三月經凡八九月雩者言月七月雩言秋而已以明八九雩正七月雩不正也非正也據時未可冬大雩非正也傳曰冬無爲爲雩　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據至于七月不雨志毛澤未盡毛土所生澤地之潤毛未盡澤未盡草木猶榮人力未竭救旱之衛未窮未可以雩也譏時之早雩

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據螽災甚之乃月也其時窮過秋則冬時無可待人力盡救旱之衛窮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周八九月今六七月也至是無雨則禾麥無獲冬雖得雨無補于飢荒也是年不艾則無食矣一年不艾雖國有備而民甚饑荒憂民望雨故必爲之雩是謂其時窮謂無及人力盡也謂無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疑旱雩愈見勤雨也

雩者爲旱求者也劉子云雩者哀號祝禱而已　求者請也據求金　古之人重

請據求皆譏也何重乎請據禱雨舊典事在爲民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春秋弒殺奔逐之禍多起于爭爭爲亂階欲絕亂原務須明讓故春秋貴讓善隱公賢衛武曹臧吳札三公子【疏】人有讓志則禍亂不生惡利譏求重乞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是之謂也請道去讓也請者不與而求之讓者已與而辭之二者相反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爭則大者弒亂小者忿殺無以自立是以重之焉重之以存人道也請哉據雨非人所主請乎應上公應其氏上公人鬼之稱也上公爲人鬼之稱者許愼異義云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左氏云古者五長生爲上公鬼爲貴神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疏】或云應龍也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上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大雨也按董子求雨篇春爲大蒼龍夏爲大赤龍季夏爲大黃龍秋爲大白龍冬爲大黑龍土龍致雨蓋

本應龍說也鄭氏駁異義云今人亦云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雩祭君與大夫親往禱求重其事故必志也夫請者請于神人當修誠以見不能使人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劉子云湯時不雨以六事自責天乃雨也請雨爲民也非自爲也秋雩因災也非生事也傳猶以不月爲譏者所以申明貴讓之義也請而猶如此則餘者可知所謂深切著明也

立煬宮鄭君說煬公伯禽之子煬公之宮季氏主之春秋譏毀泉臺在喪大蒐以逐君立廟自旌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故不日月也【疏】左傳以爲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立者据攷仲子之宮言攷不宜立者也据立晉言立煬先君已祧之廟非禮而立君廟其惡與立不正君同【疏】魯世家煬公伯禽子

冬十月隕霜殺菽劉子說周十月今八月于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

季氏逐昭公君死于外定公得立故見天災以覩君也月者記時也【疏】月者記月因時乃見異此不爲例者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解見僖三十三年其曰菽据不殺言草舉重也菽豆也當冬乃生不畏霜殺今霜殺菽則凡物皆病矣菽微物而得重辭者因其時令也【疏】班氏云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與春秋時定公隕霜殺菽同

二年按定世三傳事實皆同以近世文明故應無異說晉趙陽當從左作衛校者誤改爾此外無不同者

春王正月定世無伯齊晉分主中國吳楚分主夷狄天下分裂公羊所謂諸侯遂亂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劉子說此皆奢侈過度者也先是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者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其罪必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附以洪範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班氏云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何也据殺弑及

不親災自兩觀始也據以兩觀親災知災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據親作雉門及兩觀親尊者此當言災雉門及兩觀先言雉門據當言兩觀災及雉門尊尊也尊得及卑卑不得及尊故孔父先死而言及不以卑先尊也不因其僭天子故辟目以兩觀及門者尊之以記災明人事疏雉門以兩觀及雉門則雉門爲輕避僭天子也

秋楚人伐吳此囊瓦之師吳有滅楚之志猶輕舉伐之故稱人敗之不言圍獲畧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班氏云門必有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闕者何闕疑也按釋宮觀謂之闕賈疏以其有數象可觀又或謂之象魏周禮正月之吉乃懸法于象魏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望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闕故謂之闕

言新有舊也據作主不言新此先以災見作據新延廄不言作爲也據作主有加其度也據作三軍新立一軍爲三修舊不書書者譏其加度愈見其僭禮此不正其以尊者親

之何也搖災猶不以尊新有知不正宜同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新作美飾之事以尊親之亦主善以內之意災事惡惡不可近亦日惡以外之意也亦以災因天譴作由人力可以言雉門及兩觀災不可以言雉門及兩觀作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晉無難公者何以言至河乃復以公之不屑如晉也何爲不屑以晉失伯故不朝之疏自此遂不如晉晉失伯之辭也齊爭伯而晉衰所謂晏子以其君顯也昭五至河不得入不月此月以已後不如晉謹之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小國不專記事但記卒葬因大國事及之疏卒正例日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疏日卒時葬小國正例邾二葬皆時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言及內爲主不日數渝惡之此未踰年稱子也邾稱子在喪稱子不嫌從同鄭伯在喪不稱子嫌也【疏】按左傳作郯以後不見莒不見小邾

四年

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陳世家二十八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不言其事畧之也【疏】曹世家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不見經曹弑不書爲同姓諱也卒正但言莒薛弑餘不言爲之諱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平邱以後不言同盟矣此何詳敘諸侯左傳晉失諸侯天下無伯晉失道而楚亦弱也然則此何以詳敘諸侯以伐楚而詳內中國而外夷狄也四伯分而天下裂不惟無王並無伯矣春秋自城濮以後晉爲中國伯楚爲夷狄伯狎主齊盟齊塒于晉吳尚未顯自此以後齊吳並起而天下分裂蔡自晉文三會後唯此乃會中國也蔡在先者主兵又陳子未序以年讓二國會而後侵

難詞也書會外難之不能伐楚故蔡求吳侵楚不月月者大侵楚諸侯皆在從重而月之也諸侯皆君齊獨大夫起齊爲伯如以大夫主諸侯如趙盾故事也以天下諸侯侵楚楚亦失伯也【疏】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留楚三年歸乃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召陵地理志汝南南頓下云故頓子姬姓女陰下云故胡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蔡不言滅一見滅文以起其爲方伯之辭因其所滅知其屬于何州衛鄭如是陳蔡亦如是者以初本中國也劉子說蔡怨楚而滅沈楚怨圍蔡吳人救之遂爲伯莒之戰【疏】公姓公羊作歸姓生姓通假疑與襄二十七年會宋公孫歸生爲一人按傳與左皆無歸字又相去四十一年疑公羊歸爲衍字蔡世家夏爲晉滅沈杞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上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不言同盟者天下諸侯皆在不可言同也春秋晉合諸侯終于此左氏所云晉于是失諸侯也【疏】再地皋鼬別爲盟也言諸侯者避劉子也

後而再會據已伐而盟復伐以伐致不復伐以會致公志於後會也據公以會致志于盟不志于侵楚後志疑也內外諸國同在而疑于伐楚蔡乃請吳救抑中國以起吳無伯之辭也疏蔡請侵楚晉人辭之實未侵也未侵而曰侵致其意天下諸侯皆在是而侵楚楚亦病矣此全見十九國以下天下無伯無五國累數者矣

杞伯成卒於會襄以後小國正例日不日踰竟也傳日閔之也杞杞魯屬言會公主之也疏杞世家悼公成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爲釐公弒不書弒畧之

六月葬陳惠公子背殯出會葬者陳爲楚所滅復仇也月者正例

許遷于容城諸侯遷之于中國四遷矣葉夷白羽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傳春秋之義也已伐而盟復伐則以伐致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以會致疑侵也內外皆疑而畢序諸侯者所序愈詳其心愈散無伯之詞也以月致者大會至此終故月以謹之

劉卷卒 葬者必日卒此不日明例不葬並明例不卒也因賢乃卒卒葬故卒不日以明之此一見例

此不卒 据尹氏卒王子卒別爲一例惟見此卿卒 而卒者 据寰內諸侯卒皆有所起 賢之也 劉子卿也卿尊同于方伯故得卒之然則見四卿但卒劉子所有周公蔡公爵尊仍不卒此卒而又葬雖其尊可卒乃因其賢而卒之

疏 卒者賢之也奉王猛拒子鼂王猛卒又奉敬王以正王室猛不正何賢乎爾于猛之爭立則嫌之所以使父命行乎子以尊君父此許衛輒之例也于劉之拒朝則賢之追其持正之功所以孤亂黨此許里克弒奚齊之意也然則何以不于其事賢之方欲責猛不以進劉故于其卒焉賢之也

寰內諸侯也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劉爲天子上卿得六錫本封百里

疏 班氏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采邑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于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得爾食之公卿大夫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非列土諸侯 据外諸侯乃卒葬 此何以卒也 此卒爲一見例

疏 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以爲閒田据內諸侯不卒此一說與上義別班氏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

天王崩

昭二十二年書主
會諸侯爲王官伯爲諸侯主也公羊我主之也與此說同尹氏天子崩諸侯往奔喪禮以二公分率東方西方諸侯入門左右顧命所言是也禮二伯乃天子之老春秋之于齊晉故因尹有二伯率入伯之禮而卒之以起知爲諸侯主者以其志葬左二伯之舊疏氏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葬杞悼公小國不專記事但記卒葬以備諸牒之文

楚人圍蔡召陵以後蔡折而入于吳吳强爲伯蔡專心坿之楚怒蔡滅沈言人貶囊瓦疏蔡世家楚怒攻蔡從吳以後記事乃詳自平邱同盟之後凡在會之國以後于楚無盟會之文晉同盟不書陳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不救蔡而伐同姓譏之也疏自此以後晉師皆獨出無從國衛敘在齊下無從晉之文

葬劉文公王臣四卒皆不葬此葬爲一見內賢之也實內諸侯尊應得葬禮天子之卿視侯得與外諸侯同也然內外之分例應不葬此因賢之託一葬以起不葬之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劉子說蔡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伯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按楚大吳小何以言戰從蔡錄之吳稱子楚稱人抑楚以其無道此吳客楚主不以楚及吳者亦從蔡言之蔡爲夷狄屬楚久矣何爲以中國言之蔡之所以爲夷狄楚故也 疏 蔡世家昭侯使其子爲質于吳與共伐楚冬與吳王闔廬遂破楚入郢

吳其稱子何也 據凡侵伐皆稱國 以蔡侯之以之 據長岸但言戰楚大吳小二夷之稱此言敗績不以吳臨楚從蔡辭 舉其貴者也 據子稱侯稱人稱師從中國 疏 凡以者皆小以大卑以貴稱子此吳爲伯蔡以徐州之之辭也 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 據雞父敗蔡從狄國辭此乃因蔡而進 吳信中國而攘夷狄 中國齊晉欲攘之而其事不能大有懲剏如吳 吳進矣 春秋于蔡有夷狄之辭傳以中國爲言者蔡本中國兄弟之國爲困于楚故以夷狄待之吳與蔡同姓能攘楚是春秋所急許者故進之 疏 春秋用夏變夷吳能信中國而伐其同類是以夏變夷有出類離羣之美故進之也 其信

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問其事言奈何者皆詳實事子胥父誅于楚也楚世家爲太子取婦事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大新序作士公羊同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興子胥復仇子胥諫曰臣聞之君公羊作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國君以社稷爲重兵不以報恥故不以匹夫家事行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臣子于君父一義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雖復父仇有虧君義傷君益父忠臣弗爲於是止劉子云如子胥者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蔡昭公朝於楚楚爲伯方伯皆有朝禮此同左氏年表在定元年有美裘正是日正當也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疏**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譖蔡侯留之處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

焉【疏】年表蔡侯歸如晉請伐楚楚人聞之中有召陵滅沈事傳統言之而怒爲是興師【疏】公羊有使囊瓦將四字而伐蔡冬圍蔡是也蔡請救于吳先請救于晉晉畏楚乃轉求吳也子胥曰蔡非有罪以裘故見拘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救蔡蔡中國楚夷狄【疏】按左傳敘事凡二傳經說處例皆託之名鄉大夫二傳則直以左傳時人之言爲經說至于說事實則不更與禮制經例相干此條所言卽解經稱人稱子之故頗與左傳相近此不以空言說經也爲是興師而伐楚劉子曰敗楚人于伯舉以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襃而美之【疏】吳世家九年闔廬謂胥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于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槪欲戰闔廬弗許夫槪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兵大敗走于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何以不

言救也 据晉言救 救大也 据下狄之未可同于中國故不言救

楚囊瓦出奔鄭 言囊瓦之奔所以深罪之也謀人國主人軍貪賂敗師不死而又逃錄奸貪之狀以示用人者之不可苟囊瓦已去楚所以更興賢 【疏】 鄭自昭四年會申以後楚無交兵之文惟召陵侵楚一見

庚辰吳入楚 終春秋世吳無從國定四年以從晉與吳同劉子說吳王闔廬與荆人戰于伯舉大勝之至于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子人進諫日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將三頭墜于馬闔廬恨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日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其懼甚矣王姑少追焉遂入郢南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吳矣 【疏】 不譏伍胥者許復仇也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與傳同也左氏說君天命也不可復仇据公穀以為可復仇者就子胥說之左氏以為不可復仇者就鄭公言之然臣有罪則不可復仇禮本以受誅不受誅為斷非有異也

日入 据於越入吳不日 易無楚也 無楚者不有楚也中國滅日楚猶夷狄滅楚事重故日日入滅之也

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年表吳蔡伐楚入郢昭王亾伍子胥鞭平王墓【疏】楚世家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春秋有罪而死不追誅言此譏之也何以不言滅也據壞從滅也欲存楚也楚滅陳存中國滅如未滅故言存夷狄與中國異辭言欲存存楚者不明加滅文特因其善畧致存意其欲存楚奈何楚亂中國滅之宜也問因何致存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亾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似此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因秦救乃立歸功楚人者若內外夾攻賢楚昭故歸功之劉子云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亾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知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亾之我存之于是平觀楚一存一亾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奔申包胥不

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眾將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奔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辭曰救之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此謂善敗者不亡昭王之謂也【疏】子得爲父報仇者臣子之于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父之仇不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共國朋友之仇不與同朝子夏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辭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爲死不怨也

何以謂之吳也據上進以子狄之也反其狄道因其行事而爲之進退越善事言越兵事言於越亦是此義【疏】言狄之者本非狄也本狄不言狄之直稱狄而已如戎狄蠻夷是已

何謂狄之也據同一事不必進退

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劉子云伯嬴者秦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舉之戰吳勝楚遂入郢昭王亡吳王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

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別之也若諸侯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無與焉夫造亂亾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亾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吳王慚遂退舍

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取向傳曰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不正乘敗人之積而深爲利與此同春秋尚仁惡戰乘勝以爲利傷人道故狄之

故反其狄道也吳本狄國因事善乃進之稱子無禮是夷狄之常故反其狄道而稱吳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按不書者入者得而不得之辭猶存楚也

五年年表陳懷公柳元年曹靖公路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子說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孔尼宋三臣

以邑叛

夏歸粟于蔡 蔡棄楚從中國急收之從此至哀元年從楚乃見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解見莊二十八年蔡與諸侯同侵楚今新有敗楚功諸侯助其餉

孰歸之 据不言國 諸侯也 据諸侯盟于皋鼬謀伐楚 不言歸之者 据城緣陵言諸侯

專辭也 緣陵有散辭故言諸侯言諸侯者諸侯不同也此伐楚又歸粟得正故以專辭言內歸之則諸侯歸之可知也又以歸粟各專其事不如城功諸侯同致力也

義邇也 主善以內也傳曰不以難邇我今歸粟義故得邇我也

於越入吳 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凡夷之言於越從內稱則言越舉之則從中國侵伐則從主人也 疏 吳世家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閭弟夫概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概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概夫概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概于堂谿

焉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在上言於越爲舉之在下言越因從中國錄之此在稱諱名號例中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宿孫昭七年立六見經子斯立疏魯世家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日者惡前見又定哀之世其辭微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謚成子昭二十五年立一見經子州仇立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報觀虎之役也疏四年圍鮮虞六卿專欲廣地自強故失諸侯

六年疏年表周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楚徙都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錄鄭滅許以許歸屬于鄭之辭也鄭因楚敗乃滅許春秋有伯之世中國不滅國于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陳滅頓十五年楚滅胡沈頓胡許四見會盟之國同滅于定世見諸侯之無伯也疏楚世家十二年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按日者許中國名者失地絕之滅者

滅之于容城後許復見鄭以後不見從晉之文敘在齊下

二月公侵鄭僖以下不言公侵伐權在大夫也此目公者政在陪臣不可言故目公也侵時月者危之也陪臣執政月以大之**疏**左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從宣至此八十年公不親將

公至自侵鄭鄭因魯復許國致不月者公實未行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如晉者魯當事晉也傳曰不正其同倫相見故列數之時齊據鄆與讙龜陰告圍鄆也**疏**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聘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稱行人怨在上也晉六卿執政無志于諸侯故執宋行人**疏**左樂祁曰諸侯惟我事晉言執行人晉愈失諸侯矣

冬城中城劉子云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城中城

城中城者再城三家張也因昭公之難或曰非外民也同成公九年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並見二卿者二卿之[疏]忌者何忌書制此下常言二卿矣忌者既之也從蔡侯東例圍鄆者齊取鄆居公公薨後不反鄆故告晉而圍鄆

七年年表劉子迎王晉入王城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不盟諸侯久矣[疏]盟伯者之事也自皋今盟鄭者得鄭也鼬以下無諸侯大盟會晉無盟字齊有盟會盟于鹹齊欲得諸侯鄭欲報魯故相會于鹹下晉士鞅伐鄭討其盟齊徵其會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執衛行人齊復伯之辭也齊伯則晉失伯矣又執衛行人欲得衛也[疏]年表齊侵衛伐晉

以重辭也解見僖二十一年

衛人重北宮結衛欲背晉從齊恐國人不從僞使齊執結以侵

衛因侵而與之盟

齊侯衛侯盟于沙此衛爲齊屬之辭齊有盟晉無盟矣**疏**因侵而盟乃同伐晉沙晉地也下士鞅伐衛討此盟也

大雩不月七月也雩而不得大雨故九月復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定世伐我不言鄙此言鄙者爲陽虎事**疏**魯世家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

九月大雩劉子說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報西鄙之役恃晉以抗齊月者危之也齊近晉遠齊强晉弱恃遠交以樹怨近鄰危故月

之也

公至自侵齊危之也不月者同月也同月不再出月【疏】年表齊魯伐我我伐魯

二月公侵齊月者重危之二月再出師重勞民欲以樹怨于大國危之甚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二月兩侵兩致窮兵結怨故下齊又伐西鄙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宣九年月如時致凡月者危之也

往月致月惡之也一時再侵齊輕舉亟動失爲國之道故惡之再發傳者爲立世例也莊世言往月致月爲有懼此言惡之者莊世初致月猶懼耳此久致以見危則月有加故起義爲惡之也

曹伯露卒【疏】曹世家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時者惡之也露弒兄而立惡其弒也弒不書不言隱公卒畀之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瓦師救我者也不言救者內不言救言會晉師意已明

公會晉師于瓦皐鼬以後晉無從國不大會諸侯晉有會無盟此失伯之辭也【疏】據左氏此士鞅趙鞅之師

也瓦宋地不言趙鞅者公不會大夫也

會之謀拒齊諸侯從齊者衆故獨會公

公至自瓦 盟會凡三人以下致則言會以三成衆離會則致地以二人會不足爲會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蔡侯東卒于楚地楚此卒于吳何以不地吳閔之也楚何以地楚大吳小陳貴于蔡不言陳朝吳諱之深故不書蔡可言卒楚陳不可言卒吳也 疏 陳世家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以下不言帥諸侯晉失伯也衛鄭從齊故伐之 疏 討鄭衛與齊盟遂繼事專兵也

葬曹靖公 春秋曹國九卒九葬無不葬者杞爲小國例也始卒日者起卒正之首也以後不日者一見已明下從正例以曹不日見餘卒正月之爲進也壽日者進之也

九月葬陳懷公 月者爲危之也春秋之終也凡大國葬皆月春秋陳十一卒入葬款不葬惡從楚也羅不葬爲

嗣子危朔不葬背殯出會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受趙鞅之命而侵衛季孫逐君晉大夫右之故聽命抗齊侵衛詳錄三家之權欲反其權于諸侯也 疏 左傳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此衛鄭盟者盟從齊也晉已無盟猶有盟者由齊得有盟也 疏 曲濮衛地也衛鄭因晉侵同盟從齊抗晉時六卿强侵奪鄭地故思從齊侯也

從祀先公不言閔僖者不斥言以諱惡也不日者善事不謹 疏 左氏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祭先公而祈焉

辛卯禘于僖公

貴復正也據言從知復正凡言公皆于太廟行事不言太廟者見者不再見此惡事陽虎主之其以復正言者經意如此不關事實也三傳說經有言事實有言經意者如舍中軍從祀先公均惡也而傳以復正言之因有其事以明其制不必更記其事之美惡此經義所以間與事實不合也推之盾止未弒而書弒招圍弒而不書弒皆此例也

盜竊寶玉大弓王制曰仕于家者不與士齒劉子說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疏】魯世家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論語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稱盜者陪臣也微不得與士齒稱盜不稱人詳陪臣之禍欲反其權于天子也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受于周者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亾梁亾是也謂失亾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傳曰春秋三盜此其一也【疏】年表陽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

九年【疏】年表陳湣公越元年曹伯陽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鄭卒皆日方伯也鄭自平邱同盟以後與楚吳全無會盟侵伐交接之文惟召

陵從侵楚囊瓦奔鄭一見此丙鄭例也 疏 鄭世家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六卿彊侵奪鄭地鄭遂弱

得寶玉大弓 疏 魯世家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

其不地何也 据有盜之者宜地 寶玉大弓在家則羞 据盜者陪臣重寶爲陪臣所竊 可恥不目羞也 諱故不言所得之地 惡得之 問其實竊 得之堤下 當是師說所傳 或曰

陽虎以解衆也 因其竊國寶故追之急已乃棄此以餌追師得寶則追者之心解散也

六月葬鄭獻公 月者終春秋葬月也鄭卒皆日鄭以伯爲方伯費賤不嫌同辭故卒皆日也鄭十二卒入葬捷不葬者晉納蘭也夷不葬者不討賊故不葬費睔爲伐喪莊爲忽厲危捷不葬以下皆月矣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得衛以伐晉 疏 次不進也五氏晉地魯衛已從齊與齊衛討晉無鄭者鄭在喪中

秦伯卒 時卒狄秦以上五卒皆時 疏 秦世家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立夷公早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

公

冬葬秦哀公 以上三十六年不記事但記卒葬

十年 年表鄭聲公勝元年鄭益弱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此魯從齊也平者蓋敗乃爲成以下不言公及者外公也平例時此月者不信也爲頰谷起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疏 齊世家四十八年景公與魯定公好會頰谷犂鉏日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公至自頰谷 致地例三傳同

離會不致 据參盟以上乃致 何爲致也 据離會無危道不如大盟會離讀如儷匹也好會離則不

致穀與瓦致以兵事也危之也據危如大盟會危之則以地致何也據危如大會當以會致穀瓦致者兵事為危之也據有兵事如瓦穀故致地重危之明危在頰谷也其危奈何據好會無危道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為司寇也兩君就壇會必築壇故于隙地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鼓譟者鳴鼓而聲譟欲以執魯君于會執魯君如鄐子故事孔子歷階而上西階也不盡一等讓君也而視歸乎齊侯曰君在堂上孔子在階下相去遠故以日旻之而言兩君合好夷狄之民辟齊人或曰萊人也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司馬魯卿所謂義者行也齊侯逡巡而謝曰逡巡不安貌寡人之過也謝孔子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屬告也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夫人孔子也古人禮讓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以萊人于會要相執此夷狄之俗也罷會已會後齊人使優施優俳優施其名也舞于

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蓋優學為魯侯故曰笑君使司馬行法焉命司馬斬之孔子所謂智者慮司馬則勇者也首足異門而出首足異門不使相屬重罪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魯用孔子齊畏威德歸田以求和因是以見雖有文事會盟必有武備司馬義者行也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劉子說聖王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後武功凡武之興為不明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肖文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俞樾說見當為皋本謂孔子得之矣從皋猒寸乃誤為見疏孔子世家由中都宰為司空

晉趙鞅帥師圍衛討其從齊伐晉疏單敘晉師失諸侯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劉子說定公孔子為頰谷之會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按言齊歸田如魯新有功齊伯奉天子命祿以閒田疏言歸田則邑可知言鄆讙龜陰田者不許邑也鄆者齊為公取不反者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叔孫在孟孫上仲下卿也疏詳錄陪臣專欲反其權于大夫

也害帥師有難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墮郈也二卿帥師不能墮明郈強也私家專政之禍久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與曹相仇 疏 左傳子明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爲魋奪馬事出奔公子地辰之兄皆宋公母弟不稱弟不以屬通從正稱也辰勸地出奔君必反之地奔辰請反地公不許故辰亦奔宋與陳相仇故辰又奔陳 疏 地元公公子宋不見公子公孫見公孫壽者起其讓爲蕩氏也此稱公子言失其弟以與辰相起其下事明故言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三國從齊 疏 齊地也傳去齊國五百里齊得衛鄭故爲安甫之會

叔孫州仇如齊 如齊者如會也會不與蒞後會也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者不得已也言暨者仲佗石彄使之也時宋公子辰公子地仲佗石彄四大夫皆在陳疏辰以母弟出奔事與鄭段大異使鄭段亦同此書出奔則鄭伯之惡不顯事小而情重則不得不從重科之書以克所以顯其處心積慮成于殺之惡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劉子云宋三臣以邑叛五年日食之應按蕭前滅于楚此乃爲宋邑者諸侯爲宋取之以歸于宋也故前爲附庸後爲宋邑也疏班氏云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守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以俱入于蕭以叛大爲宋患近馬禍也

宋公之弟辰據地亦母弟不言弟未失其弟也據不言復入中國辭疏辰以迋兄自去近于

有信如公子鱄故稱弟盡其親譏宋公嬖佞人以逐兄弟也辰罪不如段有事罪明故但譏宋公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据出言暨入言及 疏 春秋之例三大國與衛同不言公子公孫言皆變例有所起晉全不言齊一言商人宋一見地壽衛一見瑕剽皆有別義然則惟陳鄭蔡楚四國正言之鄭七族以外二見公子楚有公子無公孫蔡公子公孫外但見朝吳此又名異也**以尊及卑也**謂以辰及仲佗石彄耳不以及其兄地有奪馬罪辰無罪使其入當召復其位故以辰同出之人在先按事由公于地不以地入先仲佗石彄二大夫者二大夫與辰同出地先奔故異之**自陳**据入或不言自**陳有奉焉耳**陳宋相仇地因奔陳又招佗彄挾辰出奔故助之入蕭

入于蕭以叛入者据不失弟宜言歸**內弗受也**言入非善辭 疏 宋大國大國三卿同時見五大夫出奔則大夫當在十人以上矣宋大國三卿九大夫當得十二人經于此特詳之**以者不以者也叛**据以地奔曰叛當奔言國此言叛不言國**直叛也**据地無君命以叛言外之于國也不出而言叛身未出竟據居于邑使若國然直叛猶言未出以據地而叛之不言出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因事出奔因辰入蕭乃亦反宋入蕭 疏 左傳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 傳曰不言及之者以國與之也言及鄭平與及齊平同齊乃平之國也蓋鄭使人如齊齊使之反至魯盟始叛晉也

叔還如鄭涖盟 傳曰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也前定盟于此兩見鄭因齊盟我故我亦遣使盟鄭涖盟者前定也前定者新平鄭鄭內大夫一如鄭 疏 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還是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誤

十有二年 年表魯齊來歸女樂五十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春辥伯定卒 王者初制法詳內略外臨一家言故小國卒葬之禮備臨天下言則小國不詳故不卒之也

夏葬辥襄公 時卒時葬辥正例也 疏 辥終春秋惟書一來朝以下則但記卒葬不記事從大國以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陪臣安得書于春秋

墮据邑當言取猶取也据前再言圍夫子爲政墮三家私邑以强公室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爲宋討也一伐疏公孟彄舊說皆以爲孟縶子按公孫當稱公孫鄧名毌姓氏書辨證又以彄爲縶孫謂縶以疾不得嗣孫彄以王父字爲氏是也昭以後衛大夫北宮世叔叔齊孔石公叔公孟㓨共見八族者三卿五大夫孫甯既絕詳見氏族以見靈公之善用人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地理志費故季氏邑疏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公與齊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子說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衞逐世子

公至自黃疏黃在外例致

十有二月公圍成疏魯世家十二年孔子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成爲孟氏家私邑

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昭在外此在內不異例者道義不外君也昭圍不月此月者公在內使墮而不能成月之以著臣下之彊也

公至自圍成不得意也公圍成成倚齊自固公不能取故危之如敵國公于魯而致此亦外公之義也

何以致据圍成不踰竟例不致危之也因有危道變例致之何危爾据內無危公之道邊乎齊也圍成者墮成也成邊于齊邊與出竟相同成以齊爲助不能取故致以外之也疏孔子世家將墮成公

欽𨺚父謂孟孫曰隳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

春齊侯次于垂葭垂葭二邑累見也傳有葭故郲葭繫郲也時公圍成故齊侵我師至垂葭言次者辟逾盟因炎又與齊和【疏】一訛此伐晉與五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見三囿者明禮諸侯三囿也見三臺者亦明諸侯三臺之制【疏】傳曰虞利非正

大蒐于比蒲有兵事不廢築蒐非之也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二伐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春秋于趙事兩赦其罪趙盾弒晉君再見趙鞅叛後言歸于晉【疏】世家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趙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入自外言入入于蕭是也疏地理志太原郡晉陽下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劉子云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至十六世懿亾道為狄所滅齊桓公率諸侯伐狄而更封衛于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墟更屬于晉朝歌衛故國也衛遷朝歌地為晉有疏地理志河內郡朝歌下云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齊世家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但言叛不言後事未言之例也自此以下晉數見韓趙魏以起三家分晉也荀士亾于本年欒氏亾于襄二十三年六卿專晉自襄元年至定十三年共七十七年欒最強先亾荀氏次之魏韓趙較三家為弱乃能自保其位

晉趙鞅歸于晉劉子說晉三大夫以地叛十二年日食之應

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据以惡入貴其以地反也歸如歸公孫敖之喪之歸

有所救之辭以地反故不言入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據以地言歸因地得善詞是以利而亂其是非非大利也據其非實叛罪其據地反地則除罪非因地赦之疏弟子所問有誤師隨時駁正之公羊無此例許悔過也據因無君命而入是微過非大惡言歸許其悔專入之失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叛者大惡過者小失前既言叛則不得為過以地正國也荀寅士吉射合謀亂晉不利公室鞅以其禍將起力弱不能制先據邑自立然後發二家姦謀故二家隨叛其事已明乃歸邑于君有正國之功不免專擅之罪其事畢專心可恕故許其悔過也其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討城以地權宜之事不當言叛其入無君命也史記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日趙鞅以晉陽畔疏趙世家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日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

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甯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甯

薛弑其君比 劉子云薛弑其君十二年日食之應按薛無大夫故以國言之與大國稱人同稱人則爲名氏晉以國弑者君無道甚不同 疏 曹薛皆弑何以不書曹爲同姓諱也春秋何書弑凡書卒之國皆得書弑也

十有四年

春衞公叔戍來奔 公叔衞公子也衞公子不稱公子稱公孫公叔世叔 疏 事詳左傳

晉趙陽出奔宋 晉當作衞晉宋親晉迷人不奔宋 疏 趙陽王符潛夫論趙氏爲衞公族孔疏引世本懿子

兼生昭子，昭子生陽兼，即黶也。毛氏監書刊誤曰：趙陽衞大夫，正義据世本有明證，公羊改衞作晉，誤。晉左作衞，云衞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入定哀之世，三傳事無異同，知作晉者後人校者以趙爲晉族妄改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諸侯不敘，獨敘陳者，以陳屬之楚也。自文十四年以後同盟之國，平邱以後與楚絕來往之文，陳于定哀猶以從楚見，故文以下同盟無陳也。何以無陳？以楚爲二伯，則以陳攝荆州伯，不如宋魯衞鄭爲中國，故書同盟。故平邱以後不見從楚之文，以陳屬楚。以頓還陳之辭也。頓爲陳屬國，近楚之中國也。年表楚滅胡，以吳敗我倍之，因楚事乃錄之。能列會盟，蓋小國如曹之比。知陳屬者，國在汝南，前納頓子，楚世家昭王二十年滅頓，不事楚，因見者陳。此滅又出陳也。【疏】滅定四年後，楚再見陳從滅頓圍蔡。按結，平王子，字子期，下見伐陳。公孫佗人，公羊作公子，趙坦云譌也。

夏，衞北宮結來奔。二臣犇我，魯衞不協。結，戍之徒也。【疏】左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夷狄相敗不月，取卒之月加于敗之上者，見以敗卒也。

吳子光卒 劉子云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于姑蘇傷闔閭指軍卻闔閭謂大子夫差曰爾忘越王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閭卒夫差旣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射三年伐越敗于夫湫

疏 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下云柴辟故就李鄉越戰地吳世家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槜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閭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閭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 牽齊地衞與公會齊和魯衞也齊合諸侯而晉不列數者晉失伯也莊僖之閒齊爲伯通主天下所謂天下諸侯皆在是同盟有蔡至于晉文爲伯則楚亦起晉之同盟傳以爲外楚與楚分主中外至僖二十九年至昭十三年以後齊又興至定四年以後則齊與晉同主中國楚吳主夷狄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內地也齊宋會齊得宋也公與衞鄭在會不言者時以起得宋餘從畧兼爲范氏

之故【疏】齊初合諸侯天下皆至以同爲尊周傳所謂徧至左傳所謂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是也桓公卒晉楚分統之至此更歸于齊左傳云狎主齊盟以盟屬之齊故以齊始以齊終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左傳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又宋云天子有事膰焉周以後不見

脤者何也例一見俎實也宗廟祭祀則載之俎熟祭肉也此指生者而言生曰脤千里相歸必以生者孰曰膰孔子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公羊生曰脤孰曰膰其辭其辭猶其曰其謂書法也石尚據以名氏見士也據名不如字春秋三錫以上乃書于經小國諸侯卿猶稱人士不得書惟天子之士八錫卿六錫大夫四錫士二錫比外加一等得爲三錫故書于經天子之士位同小國之君禮經所言士多指天子士而說者以諸侯士混同言之不知其名雖同其尊卑懸絕不可一律說之也何以知其士也據列國大夫乃言姓名天子之大夫不名據以名氏見者上士也下士一稱人王人是也大夫不名名下字一等知爲士【疏】春秋之例人不如名王人不如石尚不名不如字石尚不如召伯南季字不如子召伯南季不如單子劉子

蓋周公祭公爲公稱子者爲卿字者爲大夫名者者爲上士人爲下士

石尙欲書春秋

書春秋謂欲觀春秋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春秋一說以書欲書于經春秋魯史舊名周禮在魯故王臣亦重之言此者明王朝往來交涉之事皆得書也疏春秋舊文二百四十年事實當數百倍于此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常事不書見者不見必有所起乃不從削詳魯畧外因見以起不見皆春秋新法非舊史文也

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

自成以後王室于魯不行禮故言王久也疏左氏家法以經義託之事實此傳就事實立說與左頗近王臣詳于文宣以前公卿大夫之文其制早見惟士禮不詳故于此一見士禮以示其例非果因石尙本意而書之

請行脤

請行脤正也爲書春秋而請脤則非正也爲己私意而干王事非臣子之所敢出然春秋貴之者以其事得正得正雖私意猶許之所以明貴正之義

貴復正也

石尙行脤由請而行非王意也言使祭叔來聘亦如石尙從下起意不言使聘非正而歸脤正正許使不正不言使所以使人臣道君于善不敢以不正也傳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子云衛侯夫人南子通于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譖大子于靈公蒯聵

出奔又云衛逐太子 疏 衛世家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十二年日食之應 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遫謀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而之晉趙氏

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之黨故同出奔哀十年自齊歸衛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記叛以後出奔與曹羈相起

大蒐于比蒲 常事不書書者譏公會邾子于比蒲也

邾子來會公 蕭叔言朝此言會者貶公也 疏 邾子當言朝來會者因朝在會奪其朝辭朝在內不言公言公在外也公蒐在比蒲邾因朝故言會貶公也

城莒父及霄 莒父莒邑也言莒父譁取莒邑也此冬事也去冬與莊二十九年相起

十有五年 年表吳王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朝不月月者譏數息去年朝于比蒲非禮今又朝也 疏 以上二十九年不志朝懿

春秋之世郝七來朝一會公宣元成六成十六襄元襄二十八昭十七定十四定十五凡八事三月五時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劉子說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用孔子爲頰谷之會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于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不敬莫大焉 據鼷鼠食牛而死不知屍道亾矣成哀食角而知此食至牛死故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劉子云楚滅胡頓十二年日食之應按中國滅例日胡蔡

屬【疏】楚世家昭公二十年楚滅胡胡地理志故南女陰故胡國左傳云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亾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不時也不言用者傳曰夏之首可以承春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正也劉子說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公之寢故二寢繼體居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

疏 傳曰穀梁劉子所引舊傳文也穀梁有五家其本詳畧各不相同劉子所引多文義詳備如說天王不葬覇賵禮與此皆文義美備爲不可少之說

鄭罕達帥師伐宋鄭從齊宋從晉故伐之敗宋師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伐晉也

邾子來奔喪奔喪者何哭弔也哭弔而曰奔喪內辭也邾爲魯屬國以臣禮臨之來見曰朝來弔曰奔喪傳曰周人弔魯人不弔蓋臣子于初喪奔往弔之此必親者故傳曰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尊者乃可以使人凶禮奔喪君事會葬臣禮奔喪不月者得禮會葬月者以明五月之期同盟主也

疏 論語曰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也

奔喪臣子詞也郯列五等奔喪不譏者卒正于方伯有臣子之義班氏云童子諸侯不朝而得奔喪者何如臣子之于君非有志少也亦因喪質無嚴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

喪急荀子說吉事行五十里奔喪百里班氏云聞喪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竟則哭過朝市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側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既除喪乃歸哭于墓何死不可復見痛傷之至也故禮記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後以禮除

故以奔言之班氏云奔喪記曰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歸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鄭君曰雖非父母之喪其禮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止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葬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妾辭也據不稱夫人書卒妾母賤不見于君世此書卒者卒在君薨後以嗣君爲喪主傳曰賵人之母則可賵人

之妾則不可主書者明君卒知於妾母申其私恩葢書卒則可弔書葬則可賵

哀公之母也據母以子氏于君薨後書葬卒如妾母妾在君世不見在子世以姒氏在孫世以子氏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子說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之應

九月滕子來會葬班氏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畢至親親之義禮諸侯薨小國于大國卿弔君會葬故奔喪不月會葬皆臣諸侯來會月者明五月同盟至同爲下葬日出以明禮明不爲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班氏云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日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說詳上

雨不克葬周之九月今七月也雨水至不可行明所以未雨備

喪不以制也未盡人子之道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說見宣八年

乃據日中言而急辭也乃難辭也難謂葬爲時久禮日中反而虞此過時虞事急故曰急辭不足乎

日之辭也禮日中而虞下稷乃葬過遲不如禮不足乎日謂日不足以行事譏慢也

辛巳葬定弋劉子云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不得謚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班氏說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何以賤也不言小君妾詞也雖得申恩卒葬而名不可假三月而葬從大夫例**疏**劉說見通典引通葬在後二十二日明不同葬義班說見通德論

冬城漆漆邾邑庶其以來奔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終

華陽林思進覆斠

渭南嚴式誨斠鐫